

外国抒情小说宝库

茵梦湖

白嗣宏主编





3129259

WAIGUO SHUQINGXIAOSHUOBAOKU

47070

茵梦湖

白嗣宏 主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04号

茵梦湖 (外国抒情小说宝库)

责任编辑：江奇勇 装帧设计：陶雪华
出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邮政编码：230063
发行：安徽省新华书店
印刷：宿县地区印刷厂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印张：14.25
插页：4
字数：370,000
版次：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0000
标准书号：ISBN7-5396-0790-4/I·710
定价：6.4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外国抒情小说宝库

出版说明

八十年代我社曾出版过一套颇有影响的《外国抒情小说选集》，共收抒情小说百余篇，七百万言，印行几十万册，很受读者欢迎。为满足广大读者对读书品位和趣向的追求，我们在“选集”的基础上精选五十余篇具有独特魅力的抒情小说名作，编成一套《外国抒情小说宝库》，奉献给广大读者。愿读者朋友遨游于这片名著天地、徜徉于这一抒情世界时，会情不自禁地喜爱我们的礼物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次

茵梦湖	[德国]斯托谟著	张友松译(1)
老人与海	[美国]海明威著	海 观译(36)
一个世纪儿的忏悔	[法国]缪 塞著	梁 均译(109)
障碍	[保加利亚]维任诺夫著	樊 石译(357)

茵 梦 湖

〔德国〕斯托谟 著

张友松 译

译者按：《茵梦湖》的作者台奥多·斯托谟（1817—1888）是德国十九世纪中叶的著名小说家和抒情诗人。他出生于德国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，青年时期曾在柏林等地学习法律，毕业后回故乡当过律师，同时搜集家乡流行的民间文学，包括民歌、传说、童话和寓言，并开始写诗。一八四八年，他曾以满腔的爱国热忱，参加了反抗当时丹麦统治德国北部的人民起义，一八五三年失败后被驱逐出境，在外地度过长期的流亡生活。一八六四年，丹麦统治者被迫撤出德国北部后，斯托谟又回到故乡，当过地方行政长官。但在德国北部并入普鲁士之后，他因对俾斯麦的强权政治极为不满，便退出了政治舞台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。他在青年时代的作品，内容仅局限于个人小圈子的生活；后来他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起义，写出了一些富有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斗争精神的诗歌。晚年由于他对专横的统治阶级感到失望，找不到出路，在写过一些稍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之后，又在写作中反映出消沉和苦闷的情绪。他的创作生涯就是这样结束的。

《茵梦湖》是作者在青年时期写的一部最成功的中篇抒情小说，曾先后在许多国家出过译本，一直流传至今，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作者以歌颂坚贞的爱情和反对包办婚姻为主题，用富于诗意的优美的文笔，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；对故事中各色人物的心理和行动描写得相当深刻，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也十分生动，并能使之与人物的思想感情互相衬托，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。

老 人

晚秋的一天下午，一个衣冠楚楚的老人沿着大路慢慢地走着。他好象是散步之后回家去，因为他那旧式的扣鞋上布满了灰尘。

他挟着一根金头的长手杖；他那双黑眼睛好象凝聚着全部早已逝去的青春，衬托着雪白的头发，显得很不一样；这双眼睛平静地眺望着周围的景色，或是凝视着他前面低处那座被傍晚薄雾笼罩着的小城。

他几乎象是一个外乡人，因为过路的人中只有很少几个向他打招呼，虽则有許多人都不由得要注视那双神情严肃的眼睛。

最后他在一座有山墙的高房子前面站住了，再向那小城望了一眼，然后走进门廊里。一听门铃的响声，屋内便有人将一个望得见门廊的小窗户上的绿窗帏撩开，露出了一个老妇人的面孔。老人用手杖向她招呼了一下。

“还没有点灯！”他用一种微带南方口音的话说了这一声，那女管家便又将窗帏放下来。

老人通过宽大的门廊，再穿过一个客厅，那里靠着墙壁立着几个很大的栎木柜子，上面放着许多瓷瓶；然后他经过对面的一道门，走进一间小小的休息室，那里面有一道狭窄的楼梯通着这座房子后面楼上的房间。他慢慢地爬上楼梯，开了顶上的一扇门锁，进入一个大小适中的房间。

这是一个舒适而清静的隐避处。墙壁的一面摆着一排小橱和书架；其余几面挂着一些人物和风景的画片；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上放着几本掀开的书，桌前摆着一把笨重的扶手椅，椅上有一只红色天鹅绒的靠垫。

老人把他的帽子和手杖放在一个屋角之后，便在那扶手椅上坐下，双手交叉着，似乎是在散步之后休息休息。他这样坐着的时候，天色渐渐黑下来了；不久便有一道月光从玻璃窗户外面射进来，照到挂在墙上的画片上；这一道明亮的光辉慢慢移动的时候，老人的眼睛便不由自主地也跟着移动。

后来这道光照到了一个朴素的黑镜框装着的一张小像片上了。“伊丽莎白！”老人轻声地念道；当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就又回到他的少年时代了。

儿 时

没过多大工夫，一个小姑娘秀美的身影向他走了过来。她名叫伊丽莎白，年龄大约是五岁光景。他自己的年龄比她大一倍。她颈上围着一条红色丝巾，和她那双褐色眼睛是很相称的。

“赖恩哈！”她喊道，“我们今天放假，放假，整天没有课，明天也没有！”

赖恩哈挟着他的石板，但是他立即把它扔在前门的后面，于是两个孩子便由屋里跑出去，跑到花园里，再出了花园的大门，跑到草场上。这意外的放假日子真是来得非常之凑巧哩。

在草场上，赖恩哈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，已经用草皮盖了一

座房子。他们打算在夏天的晚上呆在那里，但是还缺少一条长凳。他马上就动手干起来：钉子，锤子，和必需的木板都是现成在手边的。

他干着这种活的时候，伊丽莎白便沿着沟渠走去，采集野锦葵的环形花实放在围裙里，想要用来给她自己做成链子和项圈；赖恩哈作凳子虽然把许多钉子都锤弯了，但是他终于做成了；当他走出来再到阳光里的时候，她已经在草场的另一头远远的地方乱跑开了。

“伊丽莎白！”他喊道，“伊丽莎白！”于是她就来了，头发在背后飘荡着。

“上这儿来，”他说，“咱们的房子现在完成了。唉，你晒得太热了啊！进来吧，咱们在新凳子上坐下。我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于是他俩便一同进去，在那新凳子上坐下了。伊丽莎白从她的围裙里拿出那些环形花实，用长线串起来。赖恩哈便开始讲他的故事：“从前有三个纺纱的女人……”

“哦！”伊丽莎白说，“这个我都记得烂熟了；你千万不要老给我讲这个故事。”

这样，赖恩哈只得撂下这三个纺纱女人的故事，另外讲一个穷人被扔到狮子洞里的故事。

“那是在夜里，”他说，“漆黑的夜，你知道吧，狮子们都睡着了。不过他们睡着的时候，有时总要打一打呵欠，把他们的红舌头伸出来。这时候这个人就发抖，以为这是早晨到了。忽然间，一道明亮的光射到他的四周来，他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天使站在他面前。这位天使向他招手，然后一直跑到那些山崖当中去了。”

伊丽莎白是聚精会神听着的。“一位天使吗？”她说，“那么他有翅膀没有？”

“这不过是个故事罢了，”赖恩哈回答说，“并没有什么天

使的，你要知道。”

“啊，呸！赖恩哈！”她说着，愣愣地对直望着他的脸。

他皱一皱眉头望着她，她又迟疑地问道：“那么，为什么人家总说是有的呢？妈妈和姑妈，还有学校里的人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回答说。

“不过你要告诉我，”伊丽莎白说，“狮子也是没有的吗？”

“狮子吗？狮子有没有吗？在印度，有的。那些邪教的教士用它们来驾车，赶着在沙漠地里到处走。我长大了的时候，就打算自己到那边去。那个地方比我们这儿要漂亮到千万倍；那儿一年到头没有冬天。你一定要和我同去。你愿意吗？”

“愿意，”伊丽莎白说，“不过妈妈一定要和我们一同去才行，还有你妈哩。”

“不，”赖恩哈说，“她们到那时候太老了，不能和我们一同去。”

“可是我总不好一个人去。”

“哦，你尽可以去哩；你到那时候一定是我的媳妇儿了，别人是管不着的。”

“可是妈妈会哭呀！”

“我们还是要回来的，不消说，”赖恩哈急躁地说。“现在你快点老实告诉我，你会不会和我一同去呢？你要是不去，我就一个人去，那么我就永远不回来了。”

小姑娘差点儿哭起来了。“请你不要作出这副生气的样子吧，”她说，“我会跟你一块儿到印度去的。”

赖恩哈高兴得什么似的，握住她的双手，拉着她一同跑出去，到那草场上。

“到印度去！到印度去！”他唱着，同时拉着她不住地跳圈儿，跳得她那小红围巾离开了她的脖子，飘在后面回旋飞舞起来，然后他忽然把她放了，严肃地说：

“这事情是不会成功的，我准知道；你没有那种胆量。”

“伊丽莎白！赖恩哈！”这时候有人在花园门口大喊。两个孩子回答道，“我们在这儿！”随即就手拉着手跑回家去了。

林 中

这两个孩子就是这样在一起过日子。他总觉得她太规矩了，她却觉得他太任性，但是尽管这样，他们彼此还很要好。他们空闲的时间，差不多都是在一起过的。冬天在他们的母亲的小屋子里，夏天在树林中和田野里。

有一次伊丽莎白被教师骂了一顿，赖恩哈听见了，便愤怒地把他的石板在桌上使劲敲打，想要把教师的怒火转移到他自己身上来。结果却没有引起教师的注意。

但是赖恩哈从此就对地理课不再在意了，同时他作了一首长诗，在诗中他把自己比作一只小鹰，把教师比作一只灰色老鸦，把伊丽莎白比作一只白鸽；小鹰发誓要对灰色老鸦进行报复，只待他的羽翼长成的时候。

这位少年诗人的眼里含着泪，他感到很自豪。他回到家里，设法弄到一本羊皮纸装订的小本子，那里面还有许多空白页；他便在那起头几页上精心地写出他的第一首诗。

此后不久，他进了另一个学校。这里他在那些年龄相同的儿童当中，交了许多新朋友，但是这并没有打断他和伊丽莎白的往来。现在他从以前一次又一次地对她讲过的许多故事中，把她所最喜欢的那些都写下来。而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想象力往往使他把他的思想掺杂一点进去；但是他不知为了什么，总是弄不好。

因此他完全照他自己听来的一样写下来。然后 he 把它们拿给伊丽莎白，她便在她的书桌的一只抽屉里将它们小心地保存起来。每逢他在场的时候，他听着她从他写这些故事的笔记本中把它们高声念给她母亲听，觉得很称心满意。

七年的光阴过去了。赖恩哈要离开本城去受高等教育。伊丽莎白一想到现在竟会要完全没有赖恩哈在一起，过那寂寞的日子，心里真是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有一天他对她说，他还是要象以前一样，继续为她把故事写出来，他说他要把那些故事附在给他母亲的信里寄给她，然后她也要给他写回信，说明她是否喜欢那些故事；她听了这些话觉得很高兴。

别离的日子快到了，但是在未到之前，又有许多的诗跑进那羊皮纸装订的本子里了。那里面的空白页差不多有一半已经渐渐填满了他的诗歌，这是他瞒住伊丽莎白的唯一秘密，虽则这整个本子和其中的大部分诗歌都是由于受她的激发而产生的。

那是六月里，赖恩哈第二天就要动身了。有人提议大家再在一起过一天欢快的日子，于是安排了由许多朋友们在邻近的一个树林里举行一次野餐会。

到那树林的边上，乘了一小时的马车；大家就从车上把盛食物的筐子拿下来，步行着走其余的路。树林中的路首先经过一个松树丛林，那里面阴凉而幽暗，地下铺满了松针。

步行了半小时之后，他们走出了那些松树的荫处，进了一个明亮而清新的栎树林。这里一切都是光明而清翠的；到处都有一道一道的阳光从那些多叶的树枝里钻进来，他们头上的高处有一只松鼠在树枝间跳着。

后来大家在一处地方停住了，那些古老的栎树顶上的枝子在那上面交织成了一个明亮的绿叶华盖。伊丽莎白的母亲揭开了一只筐子，众人中有一个长者自行宣布担任司食长的职务。

“围着我吧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”他喊道，“仔细听我要对你们说的话。你们每人现在拿两只干面包去作午餐；奶油丢在家里没有带来。调味的东西只好自己去找。这树林里有许多莓子——就是说，谁知道上什么地方去找，就有谁的分。你要不机灵点儿，那就只好吃干面包了；世间上的事情，都是这样的。我说

“明白了，明白了，”孩子们喊道。

“好吧，不过还要注意，”老人又说道，“我的话还没说完哩。我们老年人当初东跑西颠地跑够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呆在家里，我是说呆在这儿，在这些枝叶茂盛的树底下，削蕃薯，生火，准备开饭，到十二点钟的时候，把鸡蛋煮好。

“为了补偿这些劳动，你们的莓子要分一半给我们，那么你们也好弄点饭后的甜点心出来。现在你们去吧，向东去也好，向西去也好，当心要规矩些。”

孩子们互相丢了许多下顽皮的眼色。

“等一下，”那老人又喊道，“我想我不需要告诉你们这一点，谁要是没找着，谁就不必拿出来；不过特别要注意的有一点，他也就不能从我们老年人这里得到什么东西了。好，今天你们得到的指点已经足够了；假使你们再能找到一些莓子，那你们眼下无论如何就可以过得挺痛快了。”

这些年轻人也这样想，他们搭配成一对一对地出发找莓子去了。

“来吧，伊丽莎白，”赖恩哈说，“我知道有个地方有一片长着莓子的树丛；你反正不会吃干面包吧。”

伊丽莎白把她的草帽上的绿带打好结子，挂在手腕上。“走吧，那么，”她说，“筐子预备好了。”

于是他们走进树林里去，越走越深；他们走过那些润湿而阴暗的幽处，那里一切都非常清静，只听见他们头上高飞在天上不见踪影的小鹰的叫声；再往前走，走过那稠密的矮树林，赖恩哈因为那里面太密了，必须在前面走，开一条路，这里折断一根树枝，那里牵开一条蔓藤。但是不久他就听见伊丽莎白在后面叫出了他的名字。他便转过身来。

“赖恩哈！”她喊道，“等等我呀！赖恩哈！”

他看不见她，但是后来终于望见她还在后面的一些矮树中挣

扎，她那秀美的头刚刚超出那些凤尾草的顶上往外张望。因此他又跑回去，把她从那一丛乱糟糟的荆棘里带出来，走到一片开阔的地方，那里有许多蓝色的蝴蝶在那些冷落的林中杂花间飞舞。

赖恩哈从她那热腾腾的脸上把那些润湿的头发擦开，他要把她的草帽系在她的头上，她却不肯；但经他恳切地请求了一番，她终于同意了。

“可是你的莓子在哪里呢？”她后来问道，说时停了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这里本来有哩，”他说，“但是蛤蟆在我们之前就到这里来了，也许是貂鼠吧，再不然就是妖精。”

“是呀，”伊丽莎白说，“叶子还在哩；不过在这个地方千万别提妖精吧。走，我现在一点也不疲倦；我们再往前去找吧。”

他们前面流着一条小溪，小溪对岸又是树林。赖恩哈两手抱起伊丽莎白，把她带过河去。一会儿他们从那浓荫的枝叶间钻了出来，在一片宽阔的林中空地上停了步。

“这儿一定有莓子，”小姑娘说，“这地方气味香得很哩。”

他们便在阳光照到的地方寻找，但是一个也找不着。“不对，”赖恩哈说，“这只是野花的香气罢了。”

遍地都长满了覆盆子和冬青，空气中充满了野花浓郁的香气，这些野花一片一片地和这些空地上长着的浅草夹杂在一起。

“这地方多么幽静啊！”伊丽莎白说，“不知道他们都在哪儿呢？”

赖恩哈却毫无归意。

“等一会儿吧，”他说着，把手举得高高的，“风是从哪一边来的呢？”但是风却一点也没有。

“听！”伊丽莎白说，“我觉得我听见他们在说话。向那边喊一声看。”

赖恩哈把手做成筒状，套在嘴上嚷道：“上这儿来！”

“这儿来！”回声传了过来。

“他们答应了，”伊丽莎白拍着手喊道。

“不是，什么也没有；这不过是回声哩。”

伊丽莎白握住赖恩哈的手。“我害怕，”她说道。

“哦！不要紧，你千万别害怕。这地方很可爱哩。到那边去坐在树荫底下的深草地上吧。我们且休息一会儿再说；很快就能找到他们。”

伊丽莎白便在一棵榭树的垂枝下面坐下，向各方凝神谛听。赖恩哈离她几步以外在一个树桩上坐下，一声不响地远远注视着她。

太阳正照在他们头上，以全副中午炎热的强烈炫光照射着。许多小小的、有金色斑点的铜青色苍蝇鼓着颤动的翅膀在空中飞翔。他们耳朵里听到四周一种轻微的嗡嗡营营的声音，树林的远处还不时传来啄木鸟的啄击声和别的鸟的鸣啭声。

“听，”伊丽莎白说，“我听见钟声哩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赖恩哈问道。

“在我们后面。你听见没有？正在打十二点哩。”

“那么城里就在我们后面，我们只要一直照着这个方向走过去，一定可以碰见他们。”

于是他们就动身往回走；他们已经打消了找莓子的念头，因为伊丽莎白有些疲倦了。最后树林中间传来那正在野餐的一伙人的一阵笑声；随后他们又看见一张白布，铺在地上发出闪光；这块白布就算是餐桌，那上面放着许多莓子，不但够用而且还有余。

老人把餐巾塞在钮孔上，正对那些年轻人继续作他的道学训话，同时很起劲地切着一大块烧肉。

“这两个乱跑的人回来了，”年轻的人们看见赖恩哈和伊丽莎白在树丛中走过来的时候，便这样叫起来。

“这边来，”老人喊道。“打开你们的手巾，把帽子翻过来！把你们找来的东西给我们看。”

“只有饥和渴，”赖恩哈说。

“如果只是这样，”老人举起一钵满满的莓子给他们看，一面说，“你们就只好忍着饥渴吧。起初约定的办法你们想必还记得吧：这儿是没有东西给偷懒的人吃的。”

后来老人经大家劝说，终于还是从宽处理；宴会开始了，杜松丛中有一只画眉鸟给他们配着音乐。

这一天就是这样过去了。但是赖恩哈却终究找着了一点东西，那虽则不是莓子，却也是那树林中生长出来的。他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在他那旧羊皮纸装订的本子上写了这么一首诗：

远在此山腰，
清风渐沉寂；
独坐垂枝下，
少女自憩息。

香草遍山崖，
芬芳环玉体；
青蝇左右飞，
展翅不停息。

寂寂深林中，
凝眸频顾盼；
美发映霞光，
芳容何烂漫。

远处杜鹃啼，
欢歌传四字；
秀眼闪金光，
林中一仙女。

可见她不仅是他的小爱人，并且还是他的青春时期里可爱的和神秘的一切的象征啊。

路旁少女亭亭立

那是圣诞节前夜。下午还没有完的时候，赖恩哈和几个别的学生在市政厅的地下室里围着一张旧栎木桌坐着。墙上的灯已经点着了，因为在这地下室里，光线已经暗淡下来了；不过那里到的顾客却还很稀少，侍者们都懒洋洋地靠着那些镶在墙壁里的柱子上。

在这圆顶屋的一角上，坐着一个奏提琴的乐师和一个拿着八弦琴的秀丽的吉普赛姑娘；他们把乐器放在膝上，四周张望着，好似有一种漠不关心的神情。

一只香槟酒的瓶塞在这些学生围坐着的桌子上啪地一声响了。“喝吧，我的吉普赛宝贝！”有一个贵族气派的少年举起一只盛满了酒的杯子向这位姑娘说。

“我不想喝，”她说，一动不动。

“好吧，那么，给我们唱个歌吧，”那阔少喊道，一面扔了一个银币到她怀里。这姑娘便慢慢地把她的手指擦着她的黑发，同时那提琴师凑近她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。但是她却把头往后一仰，将下巴靠在她的八弦琴上。

“为他呀，”她说，“我是不会弹唱的。”

赖恩哈拿着酒杯，一下子跳起来，站到她面前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她傲然地问道。

“来看看你这双眼睛。”

“我的眼睛与你有什么相干？”

赖恩哈的目光闪视着她。

“我知道你这双眼睛是诡诈的。”